

献给母亲节



妈妈圆了教师梦

崔宁

衣丽华是我的老师,同时也是我的妈妈。18岁开始站上了讲台,今年65岁仍然站在讲台上。妈妈教了一辈子书讲了一辈子课,村里好多人家两辈人都是妈妈的学生,遗憾的是妈妈的身份不是“老师”,这是妈妈一辈子的辛酸,也是我一辈子的痛。小时候因为我体质不好总生病,当时是村里民办老师的妈妈不得以离开了讲台两年,等我病好了,妈妈义无反顾又干上了代课老师,这一干就是15年。

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2000年山东省取消了代课老师,妈妈眼神中流露出的那种

绝望与无助让人感到害怕,“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孩子”,就这样,妈妈不顾全家人的强烈反对,自己办了一所幼儿园。幼儿园的收费标准是每人每月10元,每当听爸爸无奈说起,妈妈把我寄给家里的钱全部投进了幼儿园,每次回家看到妈妈天不亮起床背英语单词时的情景,我就想哭。妈妈,我真的弄不明白,您这到底图什么?直到那次看到妈妈生病,幼儿园里最调皮的小男孩从家里偷偷拿来爸爸治胃病的药。“老师,您快吃吧,吃了就好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惹您生气,老师,是我把您气病的吗?”班里几个小姑娘,凑钱给您买了山楂糕,因为每次她们不想吃东西,您总是

买给她们吃,吃了山楂糕,病就好了。我看到了妈妈眼角的泪水,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妈妈,理解了妈妈。妈妈常说,孩子的心灵是一张洁白的纸,在这张纸上我们画白是白,画黑是黑,我要把最美好的东西都留给孩子。妈妈您做到了,您的付出收获了硕果累累,常听家长在一起说起,“这孩子也就怪了,到了衣老师手里,怎么就那么听话。”这是妈妈最开心最自豪的时候。2002年,我们村里终于有了自己的中心幼儿园,那一年妈妈又当上了村里幼儿园的老师,这一干又是11年,直到今天,65岁的妈妈仍然站在讲台上,每月工资300元。

关于妈妈的文章,我共写

过9篇,但再多再华丽的文字也弥补不了我对妈妈的愧疚。妈妈,您知道吗?这是女儿一辈子的痛!山东省教育厅对原民办代课老师进行调查摸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兴奋得我连续几晚上睡不着觉。压在心底的那块重石终于落地了,这是再多的金钱也买不到的自尊与自信。妈妈,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妈妈,您是最了不起的,一辈子为了一个目标,一辈子只有一个方向,妈妈您是老师了,真正的老师。您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期盼今年的教师节,属于咱们自己的真正的教师节!

特殊的母爱

张道侠

今年的5月11日是母亲节。去年母亲节,我回家时看到母亲那红润的脸庞,感到十分高兴。母亲健康地活着,快快乐乐地度过后半生,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母亲从小就对我特别关爱,什么重活不让我干,而且是母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特殊的母爱我一生都难以忘怀。

我4岁时因误吃了一根毛草卡在咽喉,三天吃不进去饭,已骨瘦如柴,奄奄一息。请了当地的几个医生看了之后都摇摇头:“这孩子恐怕不行了。”但是我仍抱着一线希望,背着我到千里之外的沈阳老家找了一名著名的大夫,给我做了手术。手术后母亲日夜守护着我,终于把我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亲戚们都说我命大,但我知道,是母亲的爱救了我。

我上小学的时候是母亲牵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的。我刻苦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母亲总是高兴地说:“乖儿子,有出息,好好学,将来准能考上大学。”当时我们老家还没有一个大学生呢!可我到了初中却不务正业,不仅喜欢看小说,还动笔写小说,把所有的精力全用在看和写小说上了。后来,上海的《故事会》编辑部给我来了封信,叫我参加故事函授,需交学费60元。当时我父亲的工资才31.5元,仅靠这些钱养活我们一家人。所以父亲死活不同意,并朝我大发雷霆。我吓得哭了,母亲就埋怨父亲。我真想参加函授,学学写故事的技巧,就每天缠着母亲。母亲没言语。但每天晚上母亲都拿着螺丝刀编网篮(用一种很扁宽的绳,什么颜色都有。编好后,到集上买,当时一个在3元左右),昏暗的灯光下,长长的螺丝刀一不小心就扎到母亲手上,还不时还扎了血。半个月后的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母亲拿出很零散的60元钱:“下午到邮局邮去吧。”我高兴极了,可母亲却累得病倒了。是呀,她白天还要到大队的农田里去干活(当时是挣工分),网篮完全是晚上编出来的。看着躺在炕上的母亲,我暗暗发誓,将来一定报答母亲。可当时的我哪里知道,世界上唯一无法回报的便是母爱。

把身边的人记在心里。

母亲中专毕业,没有读大学一直是她的心结。她能歌善舞,性格活泼,只是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始终没有释放和展现的机会。一直盼望着等到退休,去北京读老年大学。总是期待着,等到儿女成人,自己退休,去组织老年乐队、练书法。在母亲那颗压抑了很久却一直浪漫的内心,有许多的事要去,然而后来,等到母亲终于退休,刚要过属于她想要的生活时,却于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过早离开了人世。带着她未及实现的梦,对新生活的向往,对儿女的留恋。

人生从父母的笑声中开始,在子女的泪水中结束。伴随你成长的,是他们艰辛的付出,留给我们的,是一生挥之不去的遗憾。

为我唱歌的母亲

王韵

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师范毕业后,分配在莱阳农学院担任图书管理员。在那里,认识了毕业留校的父亲。后来,因为母亲不满于做一名大学职员,一直想重拾自己的专业做教师,再加上外祖母年已老迈需要照顾,于是要求父亲一起回到掖县老家。

回老家后,为方便照顾外祖母,母亲回到老家所在的乡镇中学教书,父亲在市区工作。当时交通不便,父亲一周回来一次。上班之余,照顾年迈多病的外祖母及抚育我们兄妹三人的重担就都压到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最难得的是周末,爸爸和哥哥姐姐都回来了,吃罢晚饭全家一起散步,然后举办家庭

晚会。妈妈拉二胡,哥哥吹笛子,姐姐唱歌,我跳舞,爸爸当观众。有时候,父母有兴致了,还会跳跳交谊舞,唱好多前苏联歌曲:《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现在想想,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了。晚上睡觉前,我终于可以让妈妈搂在怀里,听着妈妈为我朗读,为我辅导功课。因此虽然很少去学校,成绩却始终名列前茅。18岁那年高二的暑假,我又因一场疾病住院手术。住院三个星期,母亲衣不解带,夜不能寐,时刻陪伴在我的身边。因为夏天,怕伤口感染,母亲特别注意卫生,天天为我擦洗身体,注意伤口变化。怕我烦闷,性格活泼的母亲还常常给我读书,为我唱歌。当年的情形历历在目,恍若昨天。

母亲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

她的善良,和对学生的关心及对工作的热爱。1978年高考恢复后,母亲担任初中毕业班班主任及数学老师,母亲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了教学中来。每天放学后,学生们都会自发到我们家向母亲请教学习问题,母亲不厌其烦给予义务辅导。到了吃饭时间,母亲挽留学生一起进餐,边吃边讲,常常等学生都告辞离开已是深夜。母亲又挑灯夜战批改作业,写备课笔记,做家务,几乎每晚休息已是凌晨时分。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工资微薄生活拮据的母亲还常给予物质的资助。母亲一生善良,乐于助人。家庭、事业、学生、子女,母亲的时间全部放在了这里,独没有心思照顾自己,终因过于辛苦,积劳成疾,51岁时,得了重病。即使这样,母亲依然乐观善良,仍然

十二字的教诲

毛贤君

我从小是个十分笨拙的孩子。记得上小学前,母亲教我写“清早起,吃饭饱,背书包,上学校”几个字总也学不会。母亲的记忆力很强,在我学这几个字退缩不前的时候,就背她童年时代学过的课文给我听:“无恒汉,织毛毯,毛毯织不成就去学唱戏,唱戏光走调,只好学抬

轿。抬轿走得慢,只好学做饭。做饭学不会,只好苦一生。”通过背这篇课文,母亲告诉我:人生在世,学东西要有恒心,要有毅力,家有万金,不如薄技在身。人生最美是童年,人在童年时代学的东西印象最深刻,将会铭记一生。

母亲摇篮的手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手,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位良师。我在母亲的教诲下,不仅在入学前学会写这12个字,而且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喜欢上作文课。少年时代富于幻想,不谙世事,好高骛远,一心想着当个作家。高中毕业后,我到烟台制革厂干工人,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干一天累得腰酸背痛,许多新工人入厂一看就不辞而别另谋高就。而我想起幼年母亲教我这篇课文,心想干什么工作不能三心

二意,半途而废。

于是我不怕苦,不怕累,在烟台制革厂工作30多年。现在退休了,有了养老金,衣食无忧,可安享晚年了。

1964年,我看了原烟台地区文工团(现烟台歌舞剧院的前身)演出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后,写了篇观后感,发表在《烟台工人报》上,得了一元钱的稿酬,从此我就在读中写,在写中读,虽然才疏学浅,总也圆不了自己的作家梦,但老母亲当年背的那篇课文却鼓励我不怕失败,一息尚存,就要学习,写作坚持不懈,只管耕耘,不问收获。记得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我在车间烧锅炉,三班倒。那时电力供应紧张,在班上,一停电,锅炉房就要关闭送气阀门,停炉等电。上班时我的自行车车把上总挂着两个书包,一个装饭盒,一个装报刊和稿纸,在班上,一停电,我就坐着小板凳,伏在盛制革化工原料倒出的木箱上,读书写作。工友们嘲笑我说:“老毛骑着小毛驴要饭,吃地瓜要接碟——摆谱。烧大锅炉的锅炉工还要带两个包,一个饭包,一个公文包。”

但我喜欢写作,乐此不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道酬勤,勤则不匮。由于我热心厂里宣传工作,1983年10月,我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山东省总工会授予“优秀工会积极分

子”荣誉称号,1984年春天,我作为一线工人代表,赴济南出席省总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1985年下半年我被调到厂政工科工作,执笔撰写《烟台制革厂厂志》。1998年退休回家后,因有写作爱好,又在胶东文学杂志社,工作了三年零三个月。通过学习写作,锻炼提高了我的社交能力和策划能力,还在烟台广济脑科康复医院从事过策划宣传工作。晚年能为社会、为他人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点好事,在友人、同仁的夸赞声中体现自己存在的人生价值,是最大的乐趣。这点成绩与别人比实在微不足道,如若没有母亲的教诲,人生不知要走多少弯路。

老母亲逝世18年了,望着母亲慈祥的遗照,她老人家背课文教育我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俗话说:“一亩地两个场,一百岁要个娘。”我是多么羡慕那些能在母亲面前尽孝的人啊,而我却子欲养而亲不在。时光太无情,人生太短暂。虽然我也步入老年,还要努力学习,笔耕不辍,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这也是尽孝,也是对母亲教育我的最好纪念。

